

1041

421



● 周鼎安

● 云南人民出版社

名人交友之道

名·人·交·友·之·道

云南人民出版社

48665

责任编辑：李绍辉

封面设计：林维东

插图：张建荣

名人交友之道

周鼎安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875 字数：364,000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500

统一书号：10116·1085

定价：2.15元

小 引

无论什么人，在其人生的路上，都盛开有二朵这样的花：一朵叫做“爱情”，一朵称为“友谊”。

象爱情之花一样，友谊这朵花，也是姹紫嫣红，鲜艳夺目，令人陶醉不已的。

人们生活着，工作着，战斗着，在这个世界上，谁能没有友情，谁不渴求友人呢？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形：有的人一生里没有享受过爱情的甜蜜，却在友谊的糖水里欢度终生；有的人，其爱情之花只开放了短暂的时刻，很快便因种种原因凋谢了，但友谊之花却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有的人终生没有爱情也照样生活工作得很好，但一旦他失去了某个友人，则会痛苦万分；……友谊之于人，即使是幼儿园里的小孩，也毫无例外。所以，十七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

……人与人的友情对人生是何等重要。得不到友谊的人将是终身可怜的孤独者。没有友情的社会则只是一片繁华的沙漠。因此那种乐于孤独的人，其性格不是属于人而是属于兽的。

培根这话，是颇有见地的。友谊，确是人生道路上的车轮、药石、锋刃和明灯。有了它，人们才能治疗孤独，排除

寂寞，解除痛苦，扫荡不幸，披荆斩棘，战取光明，从而走向欢乐与幸福，获得成功和胜利。倘若没有它，人们将陷身沙漠，孤立荒丘，成为离群索居的“狼孩”，那确也是人生的悲剧。

当然，并非一切友谊都会引人走向光明，走向进步，获得成功和胜利的。也有这样一种“友谊”，它毒若砒霜，误“服”了是要丧命的。人世间，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曾有过而且一定还会有这样的“冤魂”在。所以，对于这样的有害的“友谊”，人们是不能不辨，不得不防的。

那么，什么样的友谊，才能成为欢乐幸福的源泉，促成事业的成功与胜利——换言之，怎样交友，才是最有益的呢？在这个问题上，古今中外有许多名人的名言，曾经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用不同的语言，进行了精辟的论说，提出有是非分明的原则，总结有切实可行的经验，描绘过神奇美丽的前景，编导有动人心魄的戏剧。集之一学固然开人眼目，可以从中探索笔直的交友之“道”。但我们以为，最实际、最生动、最有借鉴作用的，恐怕还是名人自己友谊生活的“行”，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可视的事实——而事实是最胜于雄辩的。至于“如何择友”，这在今天，对于我们这代人以及未来的一代又一代青年来说，虽然不是人生的唯一课题，但却是重要的课题之一。因为人生最初迈出的第一步，往往是最有决定意义的，其正确与否，必将影响他（她）的某个时期乃至一生。诚如谢觉哉同志说的：

和好人交朋友，受到朋友的帮助，自己就随着好了，所谓“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坏人交朋友，受到朋友的侵蚀，自己就

随着坏了，所谓“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所以我们要知道“择交”；要交“益友”，不交“损友”。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就曾耳闻目睹过许许多多这样惊心动魄的事么？一个好端端的青年，突然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查其原因，其一乃是“交友不慎”，“择友不当”，被某某坏人拉下水去了。相反的，也有劣迹斑斑的青年，在党的教育下，弃暗投明，与先进分子交了朋友，从而走上了新岸。由是而观，“友”是有种种的，或“益”或“损”，关键在于一“择”。古人有言：“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又有古人说：“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畏友也；缓急可共，死生可托，密友也；甘言如饴，游戏征逐，昵友也；利则相攘，患则相倾，贼友也。”“昵友”“贼友”皆有“损”无益。当然，这里的“损”、“益”，是古人的尺度，并非我们新时代的标准。无产阶级有自己的“损益”观，这就是：看其是否合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否符合党的原则和四化建设的需要。合之则“益”，背之则“损”。“损益”之果如此悬殊分明，我们在交友时，是不可不慎的。而要“慎”于己行，又非学习榜样不可，尤其是名人之行，或反或正，最容易打动心灵。正是有感而识于此，编写了这本小书。

收集在这里的六十多个小故事，是古今中外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科学家等等学者名人的友行谊迹，虽然不免有挂一漏万之弊，但俗话说，“一滴水可见太阳”，从这几滴大小不等的水珠中，人们是可以

窥见到交友之道这一“太阳”的。

是为小引。

周鼎安

一九八四年四月

内 容 提 要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
离得开友谊，“得不到友谊
的人将是终身可怜的孤独
者。”如何择友？是人生，
尤其是青年时期的重要课
题。“和好人交朋友……自
己要随着好了……和坏人
交朋友……自己就随着坏
了”。友谊可以引人走向成
功，也可以引人走向迷误。
本书汇集了古今中外名人友
谊故事六十余则，生动地展
现了著名政治家、军事家、
文学家、艺术家、哲学家、
科学家等等学者名人的友谊
事迹，人们可以从中悟出交
友之道的真谛。

作者周鼎安一九八三年
编写的《名人治学轶事》曾
被列为全国推荐书。后与人
合编的《名人爱情故事》
《风范集》也深受欢迎。

目 录

小引	(1)
----------	-----

战 友 篇

流芳百世 (马克思与恩格斯)	(3)
“不能忘记” (威廉·沃尔弗与马克思和恩格斯)	(23)
光照人寰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	(29)
深情厚谊 (周恩来与朱德)	(35)
一块怀表 (彭德怀与徐海东等)	(40)
“实为良友” (孙中山与黄兴)	(45)
“芝兰气味” (秋瑾与吴芝瑛和徐寄尘姐妹)	(54)
同仇敌忾 (林则徐与邓廷桢和关天培等)	(62)
“高贵友谊” (内山完造与鲁迅等)	(72)
“同兴革命” (章太炎与邹容)	(78)
友谊硕果 (富尔曼诺夫与恰巴耶夫)	(88)
“为了自由” (裴多菲与阿兰尼和贝姆将军)	(96)
“为清虏尘” (陆游与范成大)	(104)
“气钟义士” (陆游与辛弃疾)	(112)
“鹅湖之会” (辛弃疾与陈亮)	(118)

“知己之力”（归庄与顾炎武）·····	(127)
---------------------	-------

净 友 篇

将相和好（廉颇与蔺相如）·····	(137)
子非吾友（管宁与华歆）·····	(142)
“可靠的人”（约瑟夫·魏德迈与马克思和恩格斯）··	(146)
“互相了解”（海涅与马克思）·····	(153)
“我热爱他”（列宁与高尔基）·····	(161)
亲疏之“谜”（绥拉菲摩维支与高尔基和安德烈夫）··	(169)
“一记耳光”（别林斯基与果戈理）·····	(175)
“牢记不忘”（列夫·托尔斯泰与屠格涅夫）·····	(181)
“破镜重圆”（别林斯基与赫尔岑）·····	(188)
“毫不客气”（贝多芬与歌德）·····	(192)
异“根”缠结（罗曼·罗兰与高尔基）·····	(197)
友谊“证书”（罗蒙诺索夫与沃尔夫和里赫曼）·····	(202)
“我的好友”（布拉赫与刻卜勒）·····	(208)
始终如一（沈括与王安石）·····	(213)

提 携 篇

“三叶”诗情（郭沫若与宗白华和田汉）·····	(221)
慧眼识“石”（徐悲鸿与齐白石和傅抱石）·····	(227)
“绸缪夙遇”（李商隐与令狐楚）·····	(233)
良师益友（苏轼与秦观）·····	(243)
“乐于关心”（卢瑟福与汤姆生等）·····	(252)

并非“童话” (安徒生与多瓦尔生等)·····	(257)
“心中永存” (柴可夫斯基与尼·鲁宾斯坦)·····	(265)
“至为珍贵” (果戈理与普希金)·····	(271)
“伟大的发现” (法拉第与戴维等)·····	(277)
“前进到底” (里德与斯蒂芬斯)·····	(284)

知 音 篇

管鲍之交 (管仲与鲍叔牙)·····	(291)
“高山流水” (伯牙与钟子期)·····	(295)
“亲密的人” (鲁迅与瞿秋白)·····	(301)
“亲密的朋友” (肖莱马与马克思、恩格斯)·····	(316)
“父子”情深 (别林斯基与屠格涅夫)·····	(322)
“最美好的” (爱因斯坦与格罗斯曼和普朗克等)··	(327)
“结成知己” (达尔文与亨斯罗等)·····	(337)
“知者惟杜” (杜牧与张祜)·····	(350)
“笔砚”知音 (韩愈与李贺)·····	(358)
“肝胆相示” (徐霞客与黄道周)·····	(364)
无愧于师 (史可法与左光斗)·····	(372)

相 敬 篇

“双子星座” (李白与杜甫)·····	(379)
“刘白唱和” (刘禹锡与白居易)·····	(390)
同榜及第 (柳宗元与刘禹锡)·····	(400)
“偏善柳刘” (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	(411)

“文友诗敌” (白居易与元稹).....	(422)
“交情若此” (梅尧臣与欧阳修).....	(434)
协力从政 (况钟与周忱).....	(444)
“爱与收获” (歌德与席勒).....	(449)
“两个诗人” (拜伦与雪莱).....	(457)
“我喜欢他” (肖伯纳与赫理斯).....	(462)



战 友 篇



流芳百世

——马克思与恩格斯

世界上有许多关于友谊的动人的神话，但远不如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谊这样生动感人；世界上有许多关于友谊的神奇的传说，但远不如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友谊这样奇特神圣。

“错看了”

那是一八四二年十一月里的一天，在《莱茵报》编辑部里。

同事们早已先走了，房间里静悄悄的。马克思因为忙着看校样，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着，以至有人进来了也不知道。

来人没有敲门，但很有礼貌，一副文质彬彬的样子：二十多岁年纪，身材魁梧匀称，举止敏捷稳健，穿戴整齐适体，一只手拿着一根珍贵的手杖，一只手托着一顶时髦的高筒大礼帽，两眼炯炯有神，脸上漾出和蔼谦恭的微笑。他毫不客气地向马克思桌前走来，放下手套，落落大方地伸出手——

“您好。请问，您就是马克思博士吗？”

“是的。先生，您找我？……”马克思微微抬起头来，目光却没有离开桌上的校样

“我叫恩格斯。早几天来找过您，可您正好出去了。”

“有什么事吗？”听说是“恩格斯”，马克思一时想不起在哪里听人谈起过这个名字，目光终于转向恩格斯，脑子里一下子闪过一种不愉快的印象。

“我很久以来就期待着这次会见。”恩格斯毫无介蒂，依然微笑着，既不卑也不亢。“我到柏林去时，您刚好离开那里。在那里，我听到了许多关于博士的议论。在我们的‘自由小组’里，大家都很敬重您。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

谁跟随在他身后，风暴似地疾行？

是面色黝黑的特利尔之子，他有一颗暴烈的心。

他不是在走，不是在跑，而是在风驰电掣般地飞奔。

鹰隼般的眸子，大胆无畏地闪烁，

紧握拳头的双手，愤怒地向上伸，

好象要把苍穹扯下埃尘，

不知疲倦的大力士一味猛冲，

好一似恶魔缠住了身！’”

马克思听罢，礼节般欠身起来，指着一把椅子，请恩格斯坐下，但整个表情却很冷淡。

“我在柏林的时候，还没有什么‘自由小组’，也没听说过什么诗。”

恩格斯失望了，眼光暗淡，凝神注视着面前这个自己心中早已敬慕的人，慢慢地拿起了手套。

“我这次回英国，顺便到您这儿来看看。少陪了，马克

思博士。”

恩格斯说罢，站起身来准备离去。

“您等等。”马克思也站了起来，态度变得温和了。

“您到英国去吗？我们很希望您能写一些英国国内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详细报道，关于工人运动的报道，关于议会那些白痴的新思潮的报道。那个岛国是特别引人注目的！难道不对吗？那么，就这样约定，好吗？”

恩格斯的目光顿时明亮而亲切了。

“甘愿效劳，我愿作您的同事。再见吧，马克思博士。”

“再见。祝您一路平安！”

恩格斯就这样离开了《莱茵报》编辑部。他满以为马克思也会和自己一样热情洋溢，没想到……

“原来他是这样一个人，傲慢的特利尔人，无礼的傲慢。不，我们同他不是同路的……”恩格斯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恼怒，竟在路上把那根父亲送给他的手杖折断为两截，气冲冲地踏上了旅程。

这一次会见，虽然使恩格斯很不高兴，但他后来还是如约写了一些稿子，寄给马克思发表。不过这时的马克思早已离开《莱茵报》，流亡到了巴黎，创办《德法年鉴》了。在这个杂志的创刊号上，载有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著作，他们的名字在目录中并列着。他们开始通信，从而揭开了伟大友谊的序幕。很多年以后，当马克思回忆起当年对恩格斯的那种“冷淡”态度时，曾负疚地说：“当初，我把人错看了。”原来，马克思当时把恩格斯当成“商人”了。他曾对燕妮说：

“我遇到了一个同乡。谁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做